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楊文駟



书画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楊文駟



书画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策 划 陈昌繁

编 审 顾 久

编 辑 胡海琴 郝向玲

文字编辑 王平勺 王尧礼

目录

目录

明末奇才杨龙友（代序） 戴明贤

台荡记游图册（八开）之一 弘济观音阁

台荡记游图册之二 天台石梁

台荡记游图册之三 塔头寺

台荡记游图册之四 琼台双阙

台荡记游图册之五 石门潭

台荡记游图册之六 谢公岭

台荡记游图册之七 灵岩寺

台荡记游图册之八 大龙湫

秋林远岫图轴

秋林远岫图轴（局部）

竹芝图轴

竹芝图轴（局部）

山水图轴

山水图轴（局部）

送潭公归玄墓图卷

送潭公归玄墓图卷（局部）

别一山川图轴

一二
一四
一六
一八
二〇
二二
二四
二六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六
三八

目录

别一山川图轴(局部)	三九
仙都折柳图轴	四〇
仿倪瓚山水图轴	四一
为陈白庵作山水图卷	四二
高逸图轴	四四
高逸图轴(局部)	四五
溪亭山色图轴	四六
溪亭山色图轴(局部)	四七
兰石图卷	四八
兰石图卷(局部)	四八
兰石图卷(局部)	五〇
枯木竹石图轴	五二
山水图扇页	五三
仿吴镇高逸图轴	五四
仿吴镇高逸图轴(局部)	五五
林泉清集图册(十二开)之一	五六
林泉清集图册之二	五七
林泉清集图册之三	五八
林泉清集图册之四	五九
林泉清集图册之五	六〇

目录

林泉清集图册之六	六一
林泉清集图册之七	六二
林泉清集图册之八	六三
林泉清集图册之九	六四
林泉清集图册之十	六五
林泉清集图册之十一	六六
林泉清集图册之十二	六七
赠素心兰石图卷	六八
赠素心兰石图卷(局部)	七〇
赠素心兰石图卷(局部)	七一
赠素心兰石图卷(局部)	七二
赠范我社兄图卷	七四
杂画六开——杨文骢兰石图	七六
山水孤亭图	七七
兰竹图卷	七八
九峰三泖图卷	八〇
瓯江戏墨图轴	八二
山水图轴	八三
仙人村坞图轴	八四
幽兰竹石图轴	八五

目录

枯木竹石图轴	八六
枯木竹石图轴（局部）	八七
白日掩荆扉图卷	八八
赠玉吼兰竹图轴	八九
赠尧夫山水画册（八开）	九〇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一	九二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二	九三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三	九四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四	九五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五	九六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六	九七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七	九八
赠尧夫山水画册之八	九九
山水兰石图册（八开）之一	一〇〇
山水兰石图册之二	一〇一
山水兰石图册之三	一〇二
山水兰石图册之四	一〇三
山水兰石图册之五	一〇四
山水兰石图册之六	一〇五
山水兰石图册之七	一〇六

目录

山水兰石图册之八	一〇七
溪山深秀图卷	一〇八
题董其昌苑西墨禅室山水卷	一一〇
行书五言诗轴	一一二
行书楹联	一二二
草书与李卓如同游金山诗扇面	一二三
草书扇页	一二三
杨文骢手迹刻石——抚松石	一一四
十竹斋书画谱花鸟画题词	一一五
十竹斋书画谱·翎毛谱小序	一一六
唐人八家诗序	一一八
道履帖	一二二
杨文骢尺牘之一	一二四
杨文骢尺牘之二	一二五
杨文骢名印九方	一二六
题识释文	一二七
附论一 杨抱林	一四六
附论二 陈昌繁	一四九
后记 顾久	一五一

序言

戴明贤

明季奇才杨龙友（代序）

杨龙友（一五九六—一六四六）名文骢，贵州贵阳人，晚明第一流的艺术奇才。杨恩元《明代黔贤述略》称：『文骢少负奇才，文章剑术，兼善其能，尤耽书画，伸纸泼墨，如风驰雨骤，生趣横溢。』绘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并列『画中九友』；同时画家秦懋德说：『每论此中三昧，必推龙友与华亭董宗伯并驱中原，眼前余子，鲜见其匹也。』董其昌评他的山水画：『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其诗歌，早年『诗骨挺劲岸异，已有不可一世之慨』（莫友芝语），后期『沉淡渊远，有正始之音』（史若翁语）。大诗人陈子龙称他的《洵美堂诗集》：『有幽峭之思，沉郁之色，壮烈而不失和平，夷旷而中存庄雅，飒飒乎庙堂之音，泠泠乎山水之调也。龙友即无他长，亦足以传矣。』与陈继儒、王思任、谭元春等同入《崇祯八大家诗》。在诗歌理论上，还提出以『声情』、『风味』补充前人『气格』、『神韵』论之不足。其文字，《山水移》中许多游记小品，足以继美徐霞客，晚视袁氏昆仲。他的书法，南京学者白坚先生见过墨迹，评曰『草书一挥而就，若不经意，然清健自然，柔中寓刚，别具风格。』行书『质朴而不拘谨，清秀而显苍劲。』书画鉴定家刘锦认为：『龙友小行草书兼有晋唐风骨、章草格韵，气味高古，工力极深。与同时人所书『董字』相比，显然有雅俗之分。』

艺文之外，杨龙友更是一位大节孤忠、举家殉国的志士。

如此杰出的奇才异士，不幸却成了一个备受歪曲和误解，蒙羞积垢的历史人物。

杨龙友有三不幸：不幸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之际，要承担许多担不了的责任；不幸与断送福王小朝廷的马士英沾亲带故，无辜受过；不幸被孔尚任描画成《桃花扇》里一个尴尬角色，以讹传讹，李鬼取代了李逵，百口莫辩。

李自成逼死崇祯，多尔袞赶跑闯王，南方朱明大臣马士英、史可法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是为弘光小朝廷。马士英以首功居首辅，独揽朝政，把史可法挤到扬州去抵抗清军；又将精英集团『东林』、『复社』所不齿的佞人阮大铖倚为臂膊，委以兵权；加之日夕豪宴荒嬉，种种倒行逆施，不知祸在眉睫。杨龙友被起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几次擢升，执行监军、督粮、靖虏等军务。他与马士英是亲戚，自然多受关照，但他『颇不满士英所为，时有规拂』（白坚引《重麟玉册》）。他大力援引德才兼优之士，又回护保全阮大铖倾陷的清流人士，数十人得到过他的援手。弘光政权只存在了一年即告覆亡，明臣郑鸿逵、黄道周等

序

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龙友受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扎营练兵于龙泉山。土木久衢州告急，龙友奉命驰援不及，移军仙霞关，而清兵已先至。接战负伤，退至浦城被俘，劝降不屈，与儿子及家人共三十六人同时壮烈赴难，享年仅及半百。

古人论人，重大节出处，重德、才、学、识，杨龙友一一占全，但因上述三个原因，反而落下洗雪不清的骂名。他与马士英为姻亲，马氏误国，他受连累。痛恨马士英的人『憎屋及乌』，对杨龙友处处事事往坏里看坏里说，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编造情节，造成难以廓清的历史迷雾。清《贵阳府志》感叹：『乃龙友之贤，而以姻娅之故，卒为世所指摘。世亦好为苛论也哉。』『后人犹以士英故，不免揶揄，则世议之隘，岂公论哉。』这不仅是客观持平之论，而且切中肯綮。儒者自『理学』得势，就好为苛论，愈演愈烈，至王晚明而臻极点。越是『清流』人物，持论越苛。对人、对事、对朋党、对歧见，一律持绝对化、固定化的观点，非黑即白，非我即敌，事事找茬，小事扩大，闹到危及国运还不肯罢休。杨龙友只是一例。另有一种迂阔论调：如果当时以马士英主军、史可法主政，则局面或可改观，如何如何；也不认真想一下：当时大势如彼，闽王尚且一败涂地，何论其余。

孔尚任的《桃花扇》，把龙友刻画成一个正、邪之间，生、丑之间的尴尬角色，《桃花扇》流布天下，这个『杨龙友』随之『不朽』。其实，凡有创作或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小说戏剧里，『正面人物』群和『反面人物』群之间，必得设置一种『间色』人物，才好构成关系，纠结矛盾，演进情节，活跃场面。只有两极，不成世界。纯虚构的作品好办，凭空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而写历史题材，不能拿一个『无中生有』的角色，穿插在有史可据的两个营垒之间。因此必须找出一个真人方能合理；然而无论找到谁，都只能是『大体合用』，必须加以种种的变动、敷色。道理很简单：既是真人，就不可能大小行事都符合你作品的需要，于是只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把许多他没有做过说过，而你需要他说他做的东西强加在他头上。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有同有异，有点像哈哈镜的镜中形象与镜前真人的关系。这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常规。杨龙友既与马士英有戚谊，又是复社成员，这样的身份加上广交游、善斡旋、好脾气的性格特点，当然是《桃花扇》里间色人物的最佳原型；而剧中阮大铖出钱他出面为李香君梳拢、逼香君嫁田仰等情节，就是『艺术需要』的『移栽』了。孔尚任写《桃花扇》时，弘光诸人的结局已尽人皆知，他不可能不知道杨龙友死于被俘不屈；但这样写就不『间色』了，于是让他『北信紧急，君臣逃散，……竟回敝乡贵阳去也』下场。这是『艺术』与『事实』关系的一个好例。剧中写侯李入道、黄得功与清兵抱腿抢夺弘光帝等等，都是艺术家撇开实事、驰骋想象的产物。应该说，孔尚任是因剧情需要而塑造了这么一个『杨龙友』，并不是定要污损真实的杨龙友；今人白坚先生说『其意原非描写或评价文懿全人，不过一时一事，有所假借，聊且穿插而已』，这是中肯之见。真正严重的是，当时一些『持论过苛』的人，出于主观狭隘的爱憎，对真人杨龙友任意歪曲，大肆诽谤，定要把他定格为一个不齿于正人君子的败类，对后世造成了极大混乱。

然而，为杨龙友辨诬洗冤的努力，从他身后不久直至晚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在恩怨俱尽、偏见已远的当代，对杨龙友的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作为龙友故乡的贵州，当然不敢后人，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杨文懿诗文三种校注》（关贤柱校注），内容包括《山水移》、《崇祯八大家诗选·杨龙友卷》和《洵美堂诗集》三种。一九八八年出版《杨龙友纪念文集》（贵阳市本书编写组编），内分当代研究和历史文献两编，当代部分收入著名学者黄裳《杨龙友》、白坚《还杨文懿历史本来面目》等持论严谨、论据充分的力量，以及贵州研究者王燕玉、陈训明、关贤柱、刘锦、李云飞等人的专文。黄文指出：『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踌躇无策的。……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像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白坚先生更是运用大量史料，把古今对杨龙友的种种主观臆测、歪曲诋毁、以讹传讹、乃至『无根蜚语』和『海外奇谈』，一一驳倒推翻，确认他的生平业绩、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同时并不讳言龙友性格中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的缺点。令人信服地做到了为杨龙友剖冤平反，还他以历史本来面目。

杨龙友生逢乱世，身世又横遭污损，平生著述失多存少。这是最令乡邦后学感到痛惜的事。咸丰壬子年（公元一八五二年），独山莫友芝见到『历千百劫，仅存于尘堆鼠窟中』的《山水移》，就遗憾《洵美堂诗集》『屡访未得其本』。宣统己酉（公元一九〇九年）冬，贵阳陈夔龙偶然访得《洵美堂诗集》，慨叹『当明之际，侍郎诗才与谢君采齐名，为黔中二隽，徒以与瑶草有连，致为世所诟病。实则侍郎全家殉国，大节孤忠，凛然于南都播迁而后，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乡人所得而私也』，立即托卢冀野刻印于金陵。龙友诗作，于是得之八九。而他成就最高的绘画，却流失殆尽，劫余稀如星凤。陈夔龙在琉璃厂购得一件山水中堂，『洵为奇绝』。以收藏家著称的黄裳先生，竟没有看到过杨龙友的山水画。他说：『龙友的主要成就就是绘画。但作品传世很少，研究者也几乎没有，只能举出周亮工《读画录》中的一节』，这一节称龙友：『工画，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又引周亮工引释无可的评论说：『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毗陵，以懦弱为文澹也。』黄先生说：他『只在多年前见过一帧墨兰，真是笔墨纵横，似乎早在百来年前早已开辟了扬州画派的道路。在画苑中他也应该是一位豪杰人士。』白坚先生有专文《从「山水移」看杨文懿的艺术风格》，探讨龙友绘画艺术，主要是通过龙友本人《山水移》诗文，结合别人的评论，来寻找他的画风个性。他认为：杨龙友的山水画和山水诗相一致，都是『素心应与碧霄通』、『性情等山理，静朴查难穷』，在自身体验和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善于驰骋想象，进行形象思维，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形象和意境。有些作品借景寓意，因物言志。有些作品表现热爱自然，物我相得，心醉神移的情景。并指出周亮工说龙友『从董文敏精画理』不符

序言

合事实，误导了中日研究者。董其昌那段广被引用的话中一个『讶』字，以及龙友早期诗《投赠董思伯先生》中『今日龙门喜见亲』句，足以说明龙友带着台荡之游的山水画访董是初见，而董见画论叹激赏，证明前此董对他的画风和学画情况并无所知。龙友从始学绘画到卓然树立，并非董其昌的教导指点。董位高名重，艺坛祭酒，又长龙友四十一岁，龙友尊重他，以师礼事之是有的，但非真正的师承关系。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白文在详征细辨之后得出结论：『模山范水，表现自然之美，在质朴、浑成中显雄奇、幽峭，时呈萧疏、荒寒，就是他所追求的艺术风格。』从《杨龙友纪念文集》刊印的几件作品来看，这个论断是很精到的。刘锦先生从事鉴赏专业，过眼较广，他在《谈杨龙友的早期绘画》一文中，分析一幅《小龙湫图》：『此图阅其山石皴法，似与黄鹤山樵接近。全体山石云水均以淡墨画成，以浓墨点出坡脚丛林及歪头杂树。笔墨异常洁净，画幅上一种娟秀之气与前举《兰竹图》若合符契。图中对于云水的描绘尤为高明，小龙湫真如在云缝中飘拂的一匹绸子，云则厚如堆絮，轻若笼纱，随意勾画，自然入妙。』文末说：『作为画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流的杰出天才。』周亮工说龙友『善用墨』，这三个字很值得注意。明清士人作山水画，有些人善用笔而不善用墨，甚至有笔无墨，因而画境恢恢无生气，欲萧疏而实枯窘，虽峰峦层迭而乏气韵神采。纪念文集中的几幅图例，虽小而模糊，仍可看出因善用墨而气韵生动。三百年后的黄宾虹，正是靠笔与墨相济相发，才达到他所追求的『浑厚华滋』境界，开了山水画的新生面。纪念文集里书法仅两件，以之窥探龙友书艺，小行书似略近东坡，不同之处是纯用中锋运毫。

龙友著述，流失惨重。他三十四岁时，即以壮游雁荡所作诗文绘画合集《山水移》，倾动以董其昌为首的京师艺术界，题咏唱和者、争求书画者不知有多少人。后由于战乱、改世、人事代谢等原因，龙友手泽，渐成吉光片羽。诗文幸能重印，书画不可再生。作为桑梓之地，贵州竟无一件龙友书画入藏，黔人为此扼腕嗟叹。现大力者发愿博搜广求，编印龙友书画册，以填补空白，增色文献，真是无上的功德！编者嘱我写一点解说文字附于书中，帮助读者了解这位被冰冻了三个多世纪的历史人物。我对这位杰出的前辈乡贤，诚然景慕其艺事，痛惜其蒙冤，却是没有下过研究的功夫。尤其他的书画，原迹没见过一件，连缩印品也只见到纪念文集里的寥寥几帧，岂敢信口雌黄。但这样一篇介绍文字又确有必要。于是采用『文抄公』办法，从诸家论著中摘取一些要点，略参拙见，呈献给读者。谬误难免，尚乞高明指正。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草竟于适斋南窗，上距先生殉国三百六十四年矣



台荡记游图册（八开）之一 弘济观音阁



弘福觀音閣峙於大江之濱余嘗過
其下未嘗不心醉於梵音潮音之間

也





台荡记游图册之二 天台石梁

天台石梁閣中即方廣寺曇猷

百相處也





台荡记游图册之三 塔头寺